

卷宗編號：316/2025

(司法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 年 2 月 26 日

主 題：廢止居留許可；犯罪行為；無效行為；適度原則；善意原則。

### 裁判摘要

1.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2條第2款c)項，標的屬不能、不可理解或構成犯罪之行為均屬無效行為。

2.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獲批給之居留許可因建基於犯罪事實而無效，行政當局必須依法宣告有關行為屬無效，因此，司法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行為違反適度原則及善意原則之理據不能成立。

3. 《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的規定並非旨在令無效的行政行為的無效性消失，而是在有關行政行為依然屬無效的情況下，探討是否存在一些已產生的法律效果得基於行政法的一般原則而應予以保留。

4. 司法上訴人基於其自身作出的犯罪行為而獲得在澳門的居留許可，以致續後的澳門居民身份，在此情況下，難以接受司法上訴人所提出的行政當局違反信任原則、公正原則及善意原則的觀點。

裁判書製作人

---

盛銳敏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316/2025

(司法上訴卷宗)

裁判日期：2026 年 2 月 26 日

聲 請 人：A

被訴實體：保安司司長

\*\*\*

**一、 案件概述**

司法上訴人 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不服保安司司長於 2024 年 11 月 8 日作出的決定，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有關結論內容如下：

**被上訴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適度原則及第8條善意原則**

1) 首先，上訴人於2009年10月30日首次獲批給居留許可，並於此時起在澳定居，直至現在已經在澳門生活長達約16年之久。其與澳門之間有著各種密不可分的連繫，而此連繫明顯遠大於其在原居地的連繫。

2) 上訴人在澳門生活期間，曾投身清潔、保安、莊荷及地盤工人等行業，十多年來一直積極努力工作。(文件5—工作證明)

3) 其一直秉持勤奮的工作態度，直至現今依然為生活在不同的公司作散工。現時上訴人於B有限公司作清潔員，每月薪金約為澳門幣10,112.00。(文件5—工作證明)

4) 不可置否，上訴人的確是基於犯罪行為取得了本地的居留許可以及身份證。

5) 但除此以外，上訴人在澳門定居以後，一直奉公守法，積極地投身社會及對本地區作出了一定的經濟貢獻。

6) 而上訴人亦將生活上的所有重心放在了本地，獨力供書教學養大兩名兒子。當中小兒子C從小身體虛弱，在產不出病因的情況下長期高燒，即使接受外科手術後依然無法根治。上訴人為著小兒子的健康，多年勤奮工作，為的是希望小兒子的健康可得到改善。

7) 由此可見，上訴人在澳門均為辛勞及勤奮的勞動人口，為本地區帶來了些正面的利益，行政當局亦應就此部份作出考量。

8) 另外，上訴人曾為子宮頸癌患者，同時更是高血糖及高血脂的長期病患，一直於內地及澳門接受治療，需定期接受檢查及長期使用藥物治理，目前病況穩定。(文件6—醫療報告副本及衛生局門診預約便條副本)

9) 倘宣告上訴人居留許可無效，無疑是中斷上訴人的治療，而中斷高血糖及高血脂的治療，是很有可能惡化為急性心肌梗塞、動脈粥樣硬化、加速血管硬化等嚴重心臟病，極度影響上訴人的身體健康。(文件—澳門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及澳門衛生局新聞宣傳)

10) 再加上，即便日後在國內能尋找到能信任的醫療機構，其亦可能已因中斷治療所引致不可逆的健康損失，以及要另行負擔的醫療費用。

11) 並且，倘宣告上訴人居留許可無效，無疑使上訴人失去工作並遣返回內地，而其在國內並沒有住所，那麼上訴人需要使用其積蓄於國內另覓住處。

12) 而現在上訴人年齡已達68歲，可預見上訴人基本上已無法在國內尋找到工作機會，上訴人亦因此將會失去維生能力，並額外需要負擔住宿開支及醫療開支，引致上訴人在生存上處於困厄的狀況。

13)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之規定：二、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

14)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第2款b項之規定：二、遵守上款規定時，應考慮在具體情況下需重視之法律基本價值，尤應考慮：b)已實行之活動所擬達致之目的。

15) 以及，根據《基本法》第40條結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條第2款：二、所有人民得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自由處置他們的天然財富和資源，而不損害根據基於互利原則的國際經濟合作和國際法而產生的任何義務。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剝奪一個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16) 同時根據第16/2021號法律第38條（給予居留許可的權限及標準）第2款第6項之規定：二、為作出上款所指的決定，尤應考慮以下各方面：……（六）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17) 亦即，行政當局在作出行政行為時，除應考慮到本身的行政行為所保護或所達致之公共利益外，還應考慮到行政行為所針對的當事人的狀況，當兩項法益互相衝突時，應衡量兩者間的比重。

18) 上訴人雖然曾作出犯罪行為以取得本地區之居留許可以及本地區之身份證，但考慮到其也有為本地區作出相應的經濟及優質人力資源的貢獻、宣告居留許可無效甚至令上訴人的生活狀況及身體健康產生嚴重影響，更會使上訴人多年來於澳門所建立的狀況“消滅”，有關被上訴行為有違人道理由、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

19) 因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之規定，該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被上訴的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結合相同法律第5條、第7條及第8條之平等原則、適度原則、公平原則、無私原則及善意原則，應對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法律效果**

20) 根據中級法院於2022年5月19日作出之第833/2021號裁判及有關的法學理論認為，由於無效行政行為之不可追認、糾正及轉換，甚至任何利害關係人得隨時主張之“嚴格”性質，立法者在此設立一例外機制賦予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作出決定。

21) 賦予其即使面對行政行為之無效，不妨礙行政機關按照具體案件之情節，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對此無效行為中衍生的事實情況賦予法律效果的權力。

22) 當中亦指出立法者制定此例外情況之原意是為著保護無效行為“影子”中之事實狀況，以免其被完全摧毀。

23) 而此透過時間流逝而將事實狀況轉變為權利之情況對應的正正是民法典當中規定之和平占有制度，立法者在此是希望透過時間流逝藉此保障私人權利及市民對行政機關之信任。

24) 故此基於上述所指，行政當局是可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之規定，賦予有關無效行為當中的事實狀況法律效果。

25) 除此之外，亦需引用澳門行政法培訓教程（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08年關冠雄譯 第180頁）之見解指出：“考慮到無效行為儘管不能產生法律效果，卻能產生事實效果，並為著平衡無效帶來的激進後果，法律容許按照法律一般原則，將某些法律效果（“推定效果”）賦予因時間經過而從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

26) 所以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實體應於本案例中行使自由裁量權，尤其是應考慮到本司法上訴書中所指之事實，並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之規定繼續賦予上訴人居留許可之法律效果。

27) 根據中級法院於2022年11月4日第83/2022號合議庭裁判中指出：「關於是否根據第123條第3款的規定賦予法律效果，我們認為，這屬於行政當局自由裁量的範圍，應由行政當局根據具體個案的情況進行考量，行使其自由裁量權作出決定，因為該條款賦予有權限的行政機關一項權力，允許行政機關“保留”從無效行為中衍生的事實情況的某些法律效果，(…)」。

28) 而行政當局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範圍中，需遵守《行政程序法典》當中之一般原則。

29) 當中特別是作出限制和損害個人權利和合法利益的行為時，這些行為對達到預期的目標是適合和必要的。(《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

30) 而根據1995年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出版，由王偉華、朱偉幹、杜慧芳、林笑雲、黃顯輝及賴健雄合著之《行政程序法典注釋》當中第17頁：「“適度原則”適用於行政當局的所有行為和決定，特別是那些限制和損害個人權利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和決定，這些行為和決定對達到預定的目標來看是適合的以及必要的。(…)如果適合，還要看該決定對達到既定目的是否絕對必要。」

31) 如上所述，上訴人除了基於2009年時的假結婚犯罪外，其於中國內地及澳門亦從來沒有其他的犯罪以及沒有接受過其他的刑事案件審判，沒有跡象顯示上訴人對澳門的治安或公共安全造成影響。

32) 上訴人在澳居生活長達16年之久，其居留許可已持續超過16年的法律效果，且正如上述提及，上訴人在此16年間並沒有其他的刑事犯罪，遵守澳門之法律從事正當工作，為澳門經濟作出貢獻，且上訴人與澳門之連結深遠，於其心素而言已將澳門視為其與家人永久定居之地方。

33) 故此，倘不賦予上訴人有關假定之法律效果而無效其居留許可，無疑此將違反適度原則的適用；又或者換句話說，倘不賦予有關假定法律效果，對上訴人權力的損利將大於擬保護的公共利益。

34) 另一方面，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7條規定：“公共行政當局從事活動時，應以公正及無私方式，對待所有與其產生關係者。”。

35) 當中結合於1995年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出版，由王偉華、朱偉幹、杜慧芳、林笑雲、黃顯輝及賴健雄合著之《行政程序法典注釋》當中第18頁指出：「“公正原則”要求行政協調公共利益和公民權益之間的矛盾，廣義的公平原則是包括平等原則和適度原則，任何違反平等原則或適度原則的情況都違反了公正原則，行政當局違反公正原則而作出的決定是不合法的，並因此而無效。」；(粗體為後加上及為本書面聽證之著重點)

36) 此外，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8條規定：“一、在任何形式之行政活動中，以及在行政活動之任何階段，公共行政當局與私人均應依善意規則行事及建立關係。

二、遵守上款規定時，應考慮在具體情況下需重視之法律基本價值，尤應考慮：a) 有關活動使相對人產生之信賴；b) 已實行之活動所擬達致之目的。”。

37) 而立法者制定善意原則是希望行政當局和私人在行政活動中能建立互信關係，以實現有關行政活動所擬達致之目的。

38) 在此參考中級法院於2015年05月07日在卷宗編號686/2012作出的裁判指出“立法者引入善意原則於行政活動的其中一個立法理由是為了避免或防止在行政活動中，行政當局或私人可能基於其行為或決定而導致對方對某一事情的可能或不可能產生正當期望或信任後，而突然改變其原先立場而導致對方基於對其先前行為或所持的立場寄予信任或期待而承受損害，或使行政當局被誤導而作出不適當甚至不法的決定。因此，善意原則擬保護的其中一個基本價值是行政關係各主體之間的信任或正當期望。”

39) 同時參考中級法院於2013年11月07日卷宗編號974/2012亦針對善意原則指出：“關於善意原則的豐富的學說和判例中，普遍認可的共識在於：誠實（honestidade）與忠實（lealdade）是它的核心。（Mário Esteves de Oliveira, Pedro Costa Gonçalves, J, Pacheco de Amorim: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 Comentado, 2ªed., 第108-109 頁）。”

40) 即，結合上述所指，基於上訴人已與其女兒持續14年於本澳生活，其與澳門之間的連接深厚，倘當局選擇宣告其居留許可無效而否認其14年間之事實情況而不賦予其應有之法律效果，此不但動搖市民對行政當局決定之信心及穩定，更會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7條、第8條之平等原則、適度原則、公平原則、無私原則及善意原則及第123條第3款的規定。

41) 故此，不論是基於人道的理由，抑或是基於上訴人於本澳生活之時長，當局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的規定繼續允許上訴人的居留許可，賦予其應有之法律效力，其不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的規定作出決定的行為是明顯錯誤及不合理。

42) 因此，被上訴實體之行為根據澳門《行為程序法典》第124條之規定，該行政行為沾有可撤銷的瑕疵。

\*

被訴實體就上訴提交了載於卷宗第 54 至 59 頁的答覆，當中作出結論內容如下：

1) 司法上訴人不服保安司司長於2024年11月8日所作出的、宣告其居留許可無效的批示，向中級法院提出本司法上訴。

2) 在所提交的上訴狀中，司法上訴人指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適度原則和第8條善意原則。

3) 本澳過往眾多的司法見解均一貫認為，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僅適用於具有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活動中，並不適用於受限定（羈束）的行政活動。

4) 本案所涉及的是宣告批給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之行為無效的情況。

5) 眾所周知，無效行為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行政當局發現某一行政行為屬無效時，必須作出相關的宣告，故此，不存在任何自由裁量的空間。

6) 因此，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並不適用於本案中，而被訴行為亦不可能存在司法上訴人所指違反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的情況。

7) 司法上訴人尚認為，當局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的規定繼續允許其居留許可，賦予其應有之法律效力。

8) 《行政程序法典》第123條第3款規定，對於無效行為，不妨礙因時間經過及按法律一般原則，而可能對從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某些法律效果，然而，存在相應的限制。

9) 首先，相關效果只能「按法律一般原則」產生，例如：保護信任、善意、平等、公正無私、適度、公正、不當得利及實現公共利益等原則。

10) 倘若基於私人自身的行為（如脅迫或犯罪，甚至是單純的欺詐或惡意）導致行政行為無效，那麼絕不能賦予其對其有利的假定效果。而本案正是如此。

11) 其次，儘管行政機關得對基於該無效行為引申而出現的部份事實情況，自由裁量是否“保留”相應的法律效果，然而，非無效行為本身。

12) 考慮到司法上訴人獲批給居留許可的前提實際上並不存在，且有關情況是由於司法上訴人故意犯罪而導致，因此，被訴批示並不存在司法上訴人所指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故此，應裁定其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

司法上訴人提交了載於卷宗第 99 至 100 頁的非強制性陳述。

\*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57 條，本卷宗送交檢察院進行檢閱。檢察院主任檢察官作出本附卷第 102 至 104 頁的意見書，建議裁定上訴理由不

成立，其內容如下：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n.º 1 e na alínea d) do n.º 2 do artigo 69.º do CPAC, o Ministério Público vem emitir parecer nos termos seguintes:

**1.**

**A**, melhor identificada nos autos, veio instaurar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o acto administrativo praticado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que declarou a nulidade da su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EM), pedindo a respectiva anulação.

A Entidade Recorrida, devidamente citada, apresentou douda contestação na qual pugnou pel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2.**

**(i)**

Começa a Recorrente por alegar no presente recurso que o acto recorrido viola 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consagrados nos artigos 5.º e 8.º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CPA).

Parece-nos, com o devido respeito, que não tem razão. Pelo seguinte.

**(i.1)**

O fundamento que justificou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Recorrente consistiu no chamado reagrupamento familiar dela e do seu cônjuge, D,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Acontece que, como ficou demonstrado no processo criminal que correu termos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o casamento da Recorrente com o referido D foi simulado, tendo daí resultado a condenação daquela na pena de 2 anos e 10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3 anos.

Deste modo, o act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em Macau de que beneficiou a Recorrente é nulo, justamente por cair na previsão d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122.º do CPA (segundo o que aí se estabelece, são nulos «os actos cujo objecto seja impossível, ininteligível ou constitua um crime»). Com efeito, de acordo com a que nos parece ser a melhor interpretação desse preceito legal, extensiva em relação à sua letra, deve considerar-se que na sua previsão estão incluídas todas as situações que envolvam, decisivamente, a prática de um crime, e bem assim, aquelas em que se conclua que o acto administrativo, sem o facto criminoso, não teria sido praticado com o mesmo conteúdo, tal como, no caso, manifestamente,

aconteceu. Com efeito, como vimos, a Recorrente beneficiou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com base num reagrupamento familiar que, por sua, se encontrou fundamento essencial ou decisivo num facto criminoso, o casamento simulado da Recorrente com D. Sem a consideração desse casamento, afinal simulado, a dita autorização não teria sido concedida pela Administração (veja-se, neste sentido, e a propósito de situação idêntica,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e 16.07.2020, processo n.º 1099/2019).

**(i.2)**

Os princípios gerais da actividade administrativa funcionam como limites ao exercício da discricionariedade e, portanto, é nesse domínio que encontra a sua justificação. Constituindo um limite da margem de livre decisão administrativa, tais princípios apenas podem bloquear a adopção de uma conduta administrativa com eles incompatível na medida em que tal conduta se encontre naquele espaço de livre decisão (assim, MARCELO REBELO DE SOUSA – ANDRÉ SALGADO DE MATOS, *Direito Administrativo Geral*, Tomo I, 2.ª edição, p. 221).

É esse, de resto, o sentido que a nossa jurisprudência tem vindo a apontar de modo uniforme: a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gerais da actividade administrativa só tem relevância autónoma no âmbito da actividade discricionária da Administração, não quando está em causa o exercício de uma actividade vinculada (assim, entre muitos outros, os acórdãos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03.04.2020, processo n.º 7/2019 e de 27.11.2020, no processo n.º 157/2020).

No caso, estando em litígio um act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que sofre de vício gerador da respectiva nulidade, é dominante o entendimento, que acompanhamos, de que a Administração se encontrava legalmente vinculada a declarar essa nulidade (neste sentido, para além dos acórdãos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referidos no parágrafo anterior, cfr., na doutrina, DIOGO FREITAS DO AMARAL, *Curso de Direito Administrativo*, Volume II, 3.ª edição, Coimbra, 2017, p. 404 e MÁRIO AROSO DE ALMEIDA,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Administrativo*, 3.ª edição, Coimbra, 2015, pp. 352-353).

Significa isto, portanto, que, não podia a prática daquele acto administrativo declarativo da nulidade ser concretamente neutralizada pela invocação dos falad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boa fé.

**(ii)**

Em segundo lugar, a Recorrente imputa ao acto recorrido a violação do n.º 3 do 123.º do CPA, considerando que é de atribuir efeitos jurídicos à situação de facto decorrente do acto nulo.

Também este fundamento do recurso, segundo nos parece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 proceder. Em apertada síntese, pelo seguinte.

Segundo o disposto nos n.ºs 1 e 2 do artigo 123.º do CPA, «o acto nulo não produz quaisquer efeitos jurídicos, independentemente da declaração de nulidade». Porém, de acordo com o preceituado no n.º 3 do mesmo artigo, isso «não prejudica possibilidade de atribuição de certos efeitos jurídicos a situações de facto decorrentes de actos nulos, por força do simples decurso do tempo, de harmonia com os princípios gerais de direito».

A consagração desta norma do n.º 3 do artigo 123.º do CPA assenta no reconhecimento por parte do legislador de que, ao abrigo de actos nulos, é possível que se constituam e consolidem situações de facto e/ou que se produzam determinados efeitos materiais que podem reclamar, em determinadas situações e verificados e certos pressupostos, um tratamento jurídico diverso daquele que resultaria de uma aplicação pura e simples do regime, reconhecidamente radical nas suas consequências, da nulidade. Do que se trata é, pois, da previsão de uma válvula de escape à rigidez genética do regime da nulidade d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assim, ANDRÉ SALGADO DE MATOS, *A invalidade do acto administrativo no projecto de revisão d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in *Cadernos de Justiça Administrativa*, n.º 100, Julho/Agosto 2013, p. 56).

Todavia, importa salientar que esta juridicização das situações de facto constituídas à sombra de atos nulos ao abrigo da previsão normativa do n.º 3 do artigo 123.º do CPA não consubstancia o afastamento ou sanção da ilegalidade geradora da nulidade do acto à sombra do qual nasceu a situação de facto, mas, antes, a atribuição de efeitos autónomos a essa situação de facto (veja-se, neste sentido, na jurisprudência portuguesa, o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de 28.06.2011, processo n.º 0512/11, disponível em linha).

Daqui decorre, pois, que, não relevando para o efeito da legalidade do acto de declaração de nulidade a existência ou não de uma situação a que devam ser reconhecidos efeitos putativos, essa matéria estará fora do âmbito do recurso contencioso, tendo em conta que este é, como sabemos, de mera legalidade e tem por objecto a declaração da nulidade ou da inexistência de um acto administrativo ou a respectiva anulação, tal como resulta do disposto no artigo 20.º do CPAC (cfr.,

entre outros, a propósito de situação idêntica,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de 4.11.2022, processo n.º 83/2022 e, na jurisprudência portuguesa, o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de 28.06.2011, processo n.º 0512/11).

Por esta razão, cremos não ser legalmente viável, no quadro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invalidar o acto administrativo de declaração de nulidade de um acto administrativo com fundamento na não atribuição de efeitos jurídicos à situação de facto gerada na sequência do acto nulo, independentemente da questão de saber se, em concreto, se justificava ou não tal atribuição.

### 3.

Face ao exposto,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É este, salvo melhor opinião, o parecer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

各助審法官已對卷宗進行檢閱。

現對案件進行審理。

\*\*\*

## 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

### 三、 事實

根據載於卷宗之證據，本院認為以下事實屬重要並視為獲得證實：

1. 司法上訴人於 2009 年 10 月 20 日以與配偶團聚為由提出居留許可申請，並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獲批給居留許可。(見行政卷宗第 20 及 21 頁)
2. 司法上訴人兒子 C 於 2012 年 05 月 23 日以與繼父團聚為由提出居留許可申請，並於 2012 年 06 月 01 日獲批給居留許可。(見行政卷宗第 137 及 156 頁)
3. 根據第 CR4-23-0097-PCC 號卷宗於 2023 年 09 月 29 日作出之判決，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定司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 329 條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誣告罪」，罪名成立，判處 90 日罰金，每日罰金訂為 100 澳門元，合共 9,000 澳門元罰金，倘不繳付或罰金不以勞動代替，則須轉服所科處的六十天徒刑。(見行政卷宗第 87 至 94 頁)
4. 司法上訴人隨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於 2024 年 02 月 19

日作出判決，裁定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維持原判。  
(見行政卷宗第 96 至 102 頁)

5. 上述刑事判決於 2024 年 03 月 04 日轉為確定。(見行政卷宗第 103 頁)
6. 根據第 CR3-23-0045-PCC 號卷宗於 2024 年 03 月 15 日作出之判決，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裁定司法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 6/2004 號法律第 18 條第 2 款結合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每項各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兩年十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三年，但緩刑附帶條件，其須於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向本特別行政區支付澳門幣 8,000 元捐獻。(見行政卷宗第 104 至 116 頁)
7. 上述刑事判決於 2024 年 04 月 22 日轉為確定。(見行政卷宗第 118 頁)
8. 行政當局於 2024 年 06 月 12 日以書面聽證方式將擬宣告司法上訴人及其兒子 C 居留許可無效之具體理由正式通知了司法上訴人及其兒子 C。(見行政卷宗第 136 至 138 頁)
9. 司法上訴人於 2024 年 07 月 03 日提交了書面陳述。(見行政卷宗第 141 頁)

10.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許可處居留分處於 2024 年 08 月 13 日作出了第 200175/SRDARPA/2024P 號報告書，建議宣告司法上訴人及其兒子 C 分別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及 2012 年 06 月 01 日獲批給之居留許可無效。(見行政卷宗第 163 至 165 頁)

11.報告上呈後，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廳長於 2024 年 09 月 23 日作出了意見如下(見行政卷宗第 165 頁)：

“1. 利害關係人 A【現持編號：14XXXX2(1)之《澳門居民身份證》】與兒子 C持《前往港澳通行證》先後於 2009 年及 2012 年到本局申請來澳居留，其來澳定居之理由為與配偶/繼父 D團聚，二人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及 2012 年 6 月 1 日獲批居留許可。

2. 初級法院於 2024 年 3 月 15 日裁定 A觸犯兩項偽造文件罪，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兩年十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緩刑三年，證實 A透過與澳門居民 D締結虛假婚姻以助其本人及其兒子達到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之目的。

3. 由於利害關係人透過與澳門居民假結婚以獲得澳門居留，且在獲批居留的過程中牽涉犯罪行為，本廳擬宣告 A及 C獲本局批給的居留許可無效，故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 93 條及第 94 條的規定，向 A及 C發出《書面聽證通知書》。

4. 於 2024 年 7 月 4 日，本廳收到 A及 C遞交之書面陳述，內容指二人在澳門生活逾十年，已習慣澳門的生活；若居留許可被宣告無效，將影響工作收入；即使日後返回內地生活，亦將面臨缺少社會福利保障，難以適應當地生活，懇請本局酌情處理，。

5. 鑑於 A與 D之婚姻關係是行政當局批准利害關係人及其兒子居留許可之前提要件及主要因素，然而澳門法院證實 A與 D的婚姻關係為虛假，批給 A及 C居留許可的行政行為因而沾有錯誤瑕疵，且在該行政行為作出的過程當中牽涉到 A的犯罪行為。因此，建議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 c) 項之規定，宣告 A及 C於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及 2012 年 6 月 1 日獲本局批

給之居留許可無效。”

12. 治安警察局局長同意上述意見，並於 2024 年 09 月 23 日將有關報告書上呈保安司司長審批。(見行政卷宗第 165 頁)

13. 被訴實體於 2024 年 11 月 08 日同意報告書之建議，決定宣告 A 及 C 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及 2012 年 06 月 01 日獲批給之居留許可無效。(見行政卷宗第 165 頁)

14. 被訴實體透過第 100794/SRDARPNT/2024P 號通知書將上述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見行政卷宗第 166 頁)

15. 司法上訴人於 2024 年 11 月 20 日獲通知有關決定。(見行政卷宗第 166 頁)

16. 司法上訴人獲批准司法援助。(見卷宗第 14 至 15 頁)

17. 司法上訴人於 2025 年 04 月 14 日向中級法院提起本司法上訴案。

\*\*\*

#### **四、 法律適用**

在現審理的司法上訴中，司法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

- 被上訴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適度原則及第 8 條善意原則；
- 被上訴的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結合相同法律第 5 條、第 7 條及第 8 條之平等原則、適度原則、公平原則、無私原則及善意原則，應對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法律效果。

\*

就上述第一項問題，在司法上訴人看來，雖然其曾作出犯罪行為以取得本地區之居留許可以及本地區之身份證，但考慮到其也有為本地區作出相應的經濟及優質人力資源的貢獻、宣告居留許可無效甚至令上訴人的生活狀況及身體健康產生嚴重影響，更會使上訴人多年來於澳門所建立的狀況“消滅”，被訴決定有違人道理由、適度原則和善意原則。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 款 c) 項，標的屬不能、不可理解或構成犯罪之行為均屬無效行為。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獲得居留許可的依據在於其向行政當局申請與具澳門居民身份的配偶 D 家庭團聚。然而，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於第 CR3-23-0045-PCC 號卷宗證實司法上訴人與 D 之婚姻關係屬虛假，因而裁定司法上訴人觸犯兩項「偽造文件罪」，合共判處 2 年 10 個月徒刑，緩刑 3 年。

行政當局作出批准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決定之核心依據建基於上述犯罪行為，因此，有關行政行為屬無效行為。

應指出的是，一旦發現有關虛假狀況，行政當局依法只能宣告有關行政行為無效，而宣告行政行為無效是一個受限定的活動，在此行政當局並無裁量空間。

此外，一如檢察院所指出般，行政法的一般原則主要用於限制行政當局對裁量權的行使，而並不適用於行政機關必須依法作出的決定。就此，司法見解一致認為，只有在自由裁量的範圍內，違反適度原則或善意原則方具獨立意義。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獲批給之居留許可因建基於犯罪事實而無效，行政當局必須依法宣告有關行為屬無效，因此，司法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行為違反適度原則及善意原則之理據不能成立。

\*

接續分析司法上訴人的第二組理據。

司法上訴人的立論在於其已在澳門長時間生活。按其主張，其與澳門之間的連接深厚，倘當局選擇宣告其居留許可無效而否認其 14 年間之事實情況而不賦予其應有之法律效果，此不但動搖市民對行政當局決定之信心及穩定，更會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7 條、第 8 條之平等原則、

適度原則、公平原則、無私原則及善意原則及第 123 條第 3 款的規定。在其看來，行政當局應繼續允許其居留許可，賦予其應有之法律效力，其不依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的規定作出決定的行為是明顯錯誤及不合理。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不論有否宣告無效，無效行為均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且利害關係人可隨時提出行政行為無效之主張，行政機關或法院亦可隨時宣告行政行為無效。

然而，上引條文第 3 款亦規定，在某些情況下，立法者賦予原則上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的無效行為某些法律效果。

首先應指出的是，《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的規定並非旨在令無效的行政行為的無效性消失，而是在有關行政行為依然屬無效的情況下，探討是否存在一些已產生的法律效果得基於行政法的一般原則而應予以保留。如上所言，行政當局作出批准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決定之核心依據建基於上述犯罪行為，行政當局依法只能宣告有關行政行為無效。

無論如何，即使循司法上訴人的思路探究被訴行政行為是否明顯錯誤及不合理，除應有尊重及更佳見解，有關理據亦難以成立。

關於《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的適用，一如終審法院的司法見

解所指出：<sup>1</sup>

“誠然，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的規定，在某些情況下，立法者賦予原則上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的無效行為某些法律效果。

就該問題，本終審法院曾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在第 76/2015 號上訴案件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寫到：

「這就是所謂的無效行為的假定效果，其中一個在學說和司法見解中常被引用的經典例子是“假定公務員或人員”。

假定效果的產生取決於時間的流逝，但並非單單如此。

“時間的流逝不足以令無效行為產生法律效果。正如法律上明確規定，該效果只能「按法律一般原則」產生，如保護信任、善意、平等、公正無私、適度、公正、不當得利及實現公共利益等原則。可以依據這些限制行政當局的原則去解決某一無效行政行為而衍生的不公正情況”。<sup>19</sup>

“該條文所指的假定效果僅僅因時間的流逝而產生，即經過長時間後確實產生了無效行為的假定效果－這使得無效行為不論是否被宣告無效均不產生效果的觀點從實踐法的觀點來看顯得存有欺騙性。

事實就是這裏亦會出現(可能出現)與社會關係的其他穩定性因素有關的假定效果，如保護信任、善意、各得其所 (suum cuique tribuere)、平等、不受益以至實現公共利益等因素－可適用所有這些原則以解決因狹義地適用無效行為的合法性原則和‘絕對性’原則而出現的不公正情況。

如果是私人自身的行為(如脅迫或犯罪，甚至是單純的欺詐或惡意)導致行政行為無效，那麼絕不能賦予其對其有利之假定之效果。<sup>20</sup>」

簡言之，即使是在行為應被宣告為無效的情況下，仍可因應已經過的時間並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則，而賦予該行為一定的法律效果。

(……)

毫無疑問，如果利害關係人不符法定條件，有權限當局當然不可向其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如果是嗣後才發現不符法定條件的情況，行政當局理應宣告有關行政行為無效，並註銷已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否則違反相關的法律規定，尤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24 條以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的規定。

另一方面，行政機關以謀求公共利益為原則(《行政程序法典》第 4 條)。

---

<sup>1</sup> 終審法院在 2022 年 7 月 27 日、2023 年 1 月 13 日及 2022 年 9 月 21 日第 53/2021、第 96/2022 及第 56/2021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一如被訴實體所述，倘透過不法手段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的行為其後僅僅因時間的流逝而“獲得補正”，(……)，如透過適用《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規定賦予該等無效行為“假定效果”，承認其永久居民身份，則可能會導致他人誤以為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是可透過此不法手段而獲得，即便之後東窗事發也不會影響其已獲發的居民身份證的有效性，此舉無疑助長不法份子以不法手段騙取澳門居民身份證，甚至有更多“父母”效法，故意隱瞞事實真相，謊報父親的身份資料，以便子女獲取不應取得的澳門居民身份，嚴重影響澳門的公共秩序和法律秩序，侵害澳門的公共利益，衝擊澳門特區《基本法》及現行澳門特區法律所確定的居民身份證制度。

此外，確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規定“不妨礙因時間經過……而可能對從無效行為中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某些法律效果”時，“時間經過”多少年才賦予其法律效果呢？2 年？5 年還是 10 年？實踐中該標準難以確定。

被上訴裁判指出，《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賦予有權限的行政機關一項權力，允許行政機關“保留”從無效行為中衍生的某些法律效果，但並非要求行政機關必須作出這樣的決定，而法院亦不能強制要求行政機關適用有關規定。對此我們予以認同。

是否適用第 123 條第 3 款所賦予的權力，“保留”從無效行為中衍生的某些法律效果，屬於行政機關自由裁量的範圍。

有關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本終審法院曾在眾多的裁判中指出，除例外情況以外，在行政當局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範圍內，如不涉及須透過被限定的決定解決的事宜，則行政當局所作出的決定不受法院審查。

本院一直認為，在審議行政機關是否遵守諸如適度原則、信任原則、公正原則及善意原則等一般行政法原則的問題時，只有在行政決定以不能容忍的方式違反該等原則的情況下，法官才可介入。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 1 款 d 項的規定，只有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有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才構成可被司法審查的違法情況。

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以及行政當局的活動應遵從合法性原則及謀求公共利益原則，我們認為被上訴實體在作出自由裁量行為時並未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23 條第 3 款的規定或上訴人所指的適度原則、信任原則、公正原則及善意原則，亦未見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情況。”

上引判決所探討情況與本案相似，其精闢見解在必要配合後適用於本具體個案。

應指出的是，倘非司法上訴人自願參與並作出犯罪行為，其自始不能夠透過家庭團聚的途徑，獲得在澳門的居留許可。

司法上訴人正正是基於其自身作出的犯罪行為而獲得在澳門的居留許可，以致續後的澳門居民身份，在此情況下，難以接受司法上訴人所提出的行政當局違反信任原則、公正原則及善意原則的觀點。事實上，行政當局最初的決定是基於司法上訴人所虛構的婚姻關係，惟其從沒有賦予司法上訴人任何合理期望，即使有關行為在將來被揭發，行政當局亦不會對其作出追究。

基於上述理由，司法上訴人以行政當局未有對無效行為中所衍生之事實情況賦予法律效果為由，請求撤銷行政當局宣告被上訴行為無效之理據不能成立。

\*\*\*

## 五、 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被上訴決定。

本上訴的訴訟費用由司法上訴人承擔，相關司法費定為 4 個計算單位(此不妨礙司法上訴人獲批給的司法援助)。

依法登錄本裁判並作出通知。

\*\*\*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6 年 2 月 26 日

---

盛銳敏

---

馮文莊

---

Jerónimo Alberto Gonçalves Santos

---

米萬英